

慈禧全传

◎ 玉座珠帘

玉座珠帘

上



高阳
作品

高阳
◎ 著

华夏出版社

卷之五



卷之六

慈禧
全传

玉座珠帘

(上)



有井水处有金庸
有村镇处有高阳
高阳作品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座珠帘 (上、下) / 高阳著. —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8.3

(慈禧全传)

ISBN 978-7-5080-4557-3

I. 玉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99026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玉座珠帘 (上、下) 高阳 著

出版统筹 张 明 董秀全
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
封面书法 冯 涛
封面设计 龙震海
装帧设计 梁 雷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邮 编 100028
电 话 (010) 64663331
印 刷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10mm 1/16
印 张 44.75
字 数 660千字
版 次 2008年3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定 价 80.00元 (上、下册)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

1 / 飞骑捷报	222 / 驱虎惊龙
8 / 金陵血战	226 / 吴棠督川
14 / 初议修园	230 / 鲁军东剿
19 / 将帅不和	236 / 金戈红粉
24 / 歌舞升平	245 / 弥河大捷
35 / 宫廷暗斗	252 / 两淮风雨
44 / 小人得志	260 / 京畿震动
63 / 翦除悍将	264 / 春明灯市
96 / 贤王被黜	272 / 八旗秀色
127 / 弟为兄援	275 / 天子多情
145 / 重赞纶扉	293 / 御赐绿顶
149 / 蒙古状元	302 / 合肥入相
152 / 痛失干城	308 / 湘阴入觐
160 / 曾侯剿捻	321 / 曾侯陞见
163 / 枢臣督师	324 / 岁暮闲情
169 / 帝师大拜	330 / 杀机初动
184 / 深宫亲情	333 / 筹办大婚
192 / 淮军代兴	339 / 私议出京
197 / 刘鲍争功	347 / 平地风波
211 / 新旧水火	354 / 长负君恩



飞骑捷报

同治三年六月二十，深夜。

京师正阳门东的兵部街，由南口来了一骑快马，听那辚铃叮当，便知是外省的折差到了。果然，那骑快马，越过兵部衙门，直奔各省驻京提塘官的公所。到了门前，蓦地里把马一勒，唏哩哩一声长嘶，马上那人被掀了下来，一顶三品亮蓝顶子的红缨凉帽，滚落在一边，那人挣扎着爬起身，踉踉跄跄走了两步，还未踏进门槛，一歪身又倒了下去，口中直吐白沫。

公所里的人认得他，是江宁来的折差，姓何，是个把总。何把总原是曾九帅的亲兵，打一次胜仗保升一次，积功升到三品的参将，但无缺可补，依旧只好当那在他做把总时就当起的折差。

一看这样热天，长途奔驰，人已昏倒，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了进去，一面撬牙关，把整瓶的“诸葛行军散”往他嘴里倒，一面把折包从他的汗水湿透了的背上卸下来。江苏的提塘官，拆开包裹，照例看一看兵部所颁的“勘合”，然后顺手一揭，看到油纸包外的“传票”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传票上盖着陕甘总督的紫色大印，写明是陕甘总督杨岳斌、兵部侍郎彭玉麟、浙江巡抚曾国荃，会衔由江宁拜发。拜折的日期是六月十六，却又用核桃大的字特别批明：“八百里加紧飞奏，严限六月二十日到京。”

那提塘官赶紧取出一个银表来看了看，长短针都指在洋字的十一上，只差几分钟，一交午夜子时，便算违限，军法从事，不是当耍的事！怪不得何把总不顾性命地狂奔赶递。

现在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了！一想到“八百里加紧”那五个字，提塘官猛然省悟，失声喊道：“莫不是江宁克复了？”

这一喊，惊动了别省的几个提塘官，围拢来一看，个个又惊又喜。驿递是有一定规矩的，最紧急的用“六百里加紧”，限于奏报督抚、将军、学政，在任病故，以及失守或者光复城池，不得滥用。现在江宁军次负责水师的杨、彭二人，以及攻城的曾九帅，联衔会奏，可知不是出了什么大将阵亡的意外。而且，破例用“八百里加紧”，克期到京，则不是江宁克复，不必如此严限。

“快递进去吧！”有人说道，“江宁到此，两千四百四十五里，三伏天气，四天工夫赶到，简直是玩儿命！可不能在你那里耽误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！我马上进宫去递。”江苏的提塘官拱拱手说，“这位何总爷，拜托各位照看。真亏他！”说完，他匆匆穿戴整齐，出门上马，往西而去。

照规矩，紧急军报递外奏事处，转内奏事处，径上御前。这样层层转折，奏折到安德海手里，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。

“什么？‘八百里加紧’！哪儿听说过这个名目，可不是新鲜事儿吗？”

见安德海有不信之意，内奏事处太监不能不正色说明：“我也问过外奏事处，没有错儿！江苏的提塘官亲口说的，还说江宁来的折差，为了赶限期，累得脱力了，从马上摔了下来，昏倒在那儿。”

说得有凭有据，不由人不信，但安德海仍在沉吟着。天气太热，慈禧太后睡得晚，天色微明，又得起身，准备召见军机，也就只有这夜静更深，稍微凉快的时候才能睡两三个时辰。突然请驾，扰了她的好梦，说不定又得挨骂。

内奏事处的太监有些着急，他不肯接那个黄匣子，自己的责任未了，而这个延误的责任，万万担当不起，所以催促着说：“你把匣子接过去吧！”等把黄匣交了出去，他又加了一句，“快往里送，别耽误了！”

安德海正在不痛快，恰好发泄到他身上。“耽误不耽误，是我的事儿！”他偏着头把微爆的那双金鱼眼一瞪，神情像个泼辣的小媳妇，“你管得着么？”

“我告诉你的可是好话！这里面说不定就是两宫太后日夜盼望的好消息。要耽误了，你就不用打算要脑袋了！”

安德海又惊又喜：“什么？你说，这是江宁克复的捷报？”

“我可没有这么说。反正是头等紧要的奏折。”

“何必呢？”安德海马上换了副前倨后恭的神色，陪着笑说，“二哥，咱们哥儿俩还动真的吗？有消息，透那么一点半点过来，有好处，咱们二一添作五。”

一则是不得得罪安德海，再则也希望报喜获赏，奏事处的太监，把根据奏折传递迟速的等次，判断必是奏捷的道理，约略告诉了他。

“慢着！”安德海倒又细心了，“怎么不是两江总督出面奏报？别是曾国藩出了缺了？”

“曾国藩在安庆，又不在江宁。再说，曾国藩出缺，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报，与陕甘总督杨岳斌何干哪？”

“对，对！一点都不错。”

于是，内奏事处的太监，由西二长街出月华门回去。安德海命小太监依旧关好敷华门，绕着四壁绘满了红楼梦故事的回廊，到了长春宫后殿，唤起坐更的太监，轻轻叩了两下门。

等宫女开了门，安德海低声说道：“得要请驾，有紧要奏折非马上回明不可。”



那宫女也是面有难色，但安德海已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，正管着她，他的话就是命令，不敢不依，只好硬着头皮去唤醒了慈禧太后。

“跟主子回话，安德海说有紧要奏折，叫奴才来请驾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慈禧太后刚问得一声，安德海便在外面大声答道：“奴才有天大喜事，跟主子回奏。”

一听这话，慈禧太后睡意全消，却不作表示，先吩咐：“拿冰茶来喝！”

等宫女把一盏出自太医院特拟的方子，用祛暑清火、补中益气的药材，加上蜂蜜香料所调制的冰镇药茶捧了来，她好整以暇地啜饮着。其实她急于想知道那个好消息，却有意作自我的克制，临大事必须镇静沉着，她此刻正在磨炼着自己。

喝完了冰茶，由宫女伺候着洗了脸，她才吩咐：“传小安子！”

安德海应召进入寝殿，望着坐在梳妆台前的慈禧太后，把个黄匣子高举过顶，直挺挺地跪了下去，低着头说道：“主子大喜！江宁克复了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冷冷的一句话，把安德海问得一愣，好在他会随机应变，笑嘻嘻地答道：“主子洪福齐天，奴才猜也猜到了。”

“猜得不对，掌你的嘴。打开吧！”

于是安德海打开黄匣，取出奏折，拆除油纸。夹板上一条黄丝绳挽着，结成一个龙头，只轻轻一扯，就松了开来，从夹板中取出黄纸包封，里面是三黄一白四道奏折。

黄的是照例的请安折，两宫太后和皇帝每人一份，慈禧太后丢在一边，只看白折子。看不到两行，嘴角便有笑意了。

安德海便悄悄退了出去，轻轻拍了两下手掌，等召来所有的太监、宫女，才又重新进屋，一跪上奏：“请主子升座，奴才们给主子叩贺大喜！”

慈禧太后没有理他，只这样吩咐：“你到‘那边’去看看，如果醒了，就说请在养心殿见面。”

“喳！”

“还有，派人通知值班的军机章京，去告诉六爷，说江宁有消息来了！”

安德海答应着飞奔而去。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，绕道坤宁宫折入东一长街，第一座宫殿就是。原叫他看一看，他却叩开了宫门，自作主张告诉那里的总管太监，说有紧要奏折，请慈安太后驾临养心殿见面。

两三年来一直如此，凡事以“西边”为主，“东边”成了听召。慈安太后不敢怠慢，但梳洗穿戴，也得好一会工夫，及至到了养心殿，天色已明，皇帝已上书房，慈

禧太后也等了一会了。

先在西暖阁见过了礼，慈禧太后很平静地说：“我念江宁来的奏折你听。”接着朗声念了其中最要紧的一段：

“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，十六日午刻发火，冲开二十余丈，当经朱洪章、刘连捷、伍维寿、张诗日、熊登武、陈寿武、萧孚泗、彭毓橘、萧庆衍，率各大队从倒口抢入城内。悍贼数千死护倒口，排列逆众数万，舍死抗拒。经朱洪章、刘连捷，从中路大呼冲杀，奋不顾身，鏖战三时之久，贼乃大溃……。”

念到这里，慈安太后打断她的话，急急问道：“妹妹，是奏报江宁克复了吗？”

“才克复了外城。不过外城一破，想来内城一定也破了。”

这是应该高兴的绝大喜事，但慈安太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忽然伤感了，却又不肯让眼泪流落，只拿着一块绣花绢帕，不住揉眼睛、擦鼻子。这个举动，把伺候的太监们，弄得惊疑不定，但谁也不敢去探问。站得远些的便窃窃私议，长春宫传来的消息不确，江宁来的奏折，怕不是什么好事，否则，“东边”何以伤心呢？

慈禧太后是了解她所以伤心的原因的，必是由这个捷报想到了先帝。十一年的皇帝，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之中。由得病到驾崩，虽说是溺于酒色所致，但那种深夜惊醒，起身看各省的军报，不是这里兵败，便是那里失守，尽是一些令人心悸的消息，加以要饷要钱，急如星火，这样的日子，也真亏他挨了过去。

“唉！可怜！”慈安太后终于抒发了她的感慨，“盼望了多少年，等把消息盼到了，他人又不在了！”

“过去的，过去了！姐姐，今天有许多大事要办，你别伤心了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把慈安太后的心境，暂且移转。她的伤感来得骤然，去得也快，欢喜赞叹地说：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曾国荃到底立了大功，也真亏他！”

慈禧太后的想法有些不同，她认为江宁的克复，不应该迟到现在。曾国荃早就下了决心，要达直捣金陵的殊勋。四月里李鸿章收复常州，朝命进军江宁会剿，李鸿章迁延不进，理由是兵士过劳，须得休息，其实是不愿去分曾国荃的功。倘或没有这些打算，会师夹攻，江宁早就该拿下来了。

“看这样子，仗打得很凶！可不知道人死得多不多？”

“那还少得了吗？”

“咳！”慈安太后又忧形于色地，“仗是打胜了，收拾地方，安抚百姓，以后这副担子还重得很呐！”

这又与慈禧太后的看法不尽相同，但一时也无法跟她细谈，此刻要召见细谈的是军机大臣。

“叫起吧！”她说了这一句，便即站起身来，略停一停，等慈安太后走到她旁



边,才一起缓步到了东暖阁,升上御座。

全班军机大臣,恭王、文祥、宝澂、李棠阶、曹毓瑛早就在军机处待命,喜讯虽好,苦于未见原奏,不知其详,内城破了没有?洪秀全虽已于四月下旬,服毒自杀,他的儿子,被“拥立继位”的洪福瑱,可曾擒获?尤其是伪“忠王”李秀成,此人雄才大略,不可一世,如果他漏网了,太平天国便不算全灭。

大家正这样谈论着,宝澂忽然想起一件事:“今天该递如意吧?”

“啊呀!这倒忘了。”恭王说,“赶快派人去办。”

这是多少年来的规矩,凡是国家有大喜庆,臣下照例要向皇帝递如意,像今天这种日子,如意是非递不可的。

就在这时候,军机处的“苏拉”来禀报:两宫太后已临御养心殿,传旨即刻进见。时间仓促,即使像恭王那样,府里有现成的如意,也来不及取用,只好作罢。

如意虽不递,颂圣之词不可少,所以一到养心殿东暖阁,恭王首先称贺。两宫太后自然也有一番嘉慰之词,然后把原奏发了下来。殿廷之上,不便传观,由宝澂大声念了一遍,殿中君臣,殿外的侍卫、太监,一个个含着笑容,凝神静听。

由于慈安太后不明白江宁的地势,于是籍隶江阴的曹毓瑛,作了一番“进讲”。他为两宫太后指陈,曾国荃奏折内所称的“外城”,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建的都城。原有十三个城门,本朝封闭其四,剩下正阳、通济、聚宝、三山、石城、仪凤、神策、太平、朝阳等九门,用火药轰开的倒口,是在太平门,正当玄武湖东南。再往东去,就是钟山,洪军在此筑了两个石垒,称为“天保城”、“地保城”。这年春天,曾国荃夺下“天保城”,江宁合围之势已成,五月间再夺下“地保城”,则江宁的克复,不过迟早间而已。

“那么内城呢?”慈安太后又问。

“内城就是明太祖的紫禁城,本朝改为驻防城,那是不相干的!外城周围九十六里,城基是花岗石,城墙是特制的巨砖,外面再涂上用石灰和江米饭捣成的浆,坚固无比,这一破了外城,江宁就算克复了。”曹毓瑛以他在军机处多年的经验,复又指出,“想必就在这一两天,曾国藩还有奏折来,那时候克复江宁的详情,就全都知道了。”

“那么,”慈禧太后问道,“咱们眼前该怎么办呢?”

“当然是先下个嘉慰的上谕。论功行赏,总要等曾国藩把名单开了来,才好拟议。”恭王这样答奏。

“好!马上写旨来看了,让江宁的折差带回去。”

于是曹毓瑛先退了出去,拟写谕旨,除了对曾国荃所部不满五万,在两年的工夫中,将江宁城外的“贼垒”,悉数荡平,现在复于“炎风烈日之中,死亡枕藉之

余”，力克坚城，归功于曾国藩的调度有方，曾国荃及各将士的踊跃用命，表示建此奇勋，异常欣慰以外，特别许下诺言：“此次立功诸臣将伪城攻破，巨憨就擒，即行渥沛恩施，同膺懋赏。”写完送进殿去，先交恭王看过，然后呈上御案，两宫太后一字未动，原文照发。

“江宁克复，差不多就算大功告成了。”慈禧太后看着恭王说道，“这几年的军饷，全是各省自筹。现在要办善后，可不能再叫地方上自己筹款了，户部该有个打算！”

“臣已经打算过了，”恭王答道，“伪逆这几年搜括得不少，外间传言，金银如海，只要破了他的伪府，办理善后的款项，自有着落。”

“怕不能这么打算吧？”慈禧太后疑惑地。

“现在只好先这么打算。”恭王极快地回答，语气显得很硬，“户部跟内务府，每个月都是穷打算，京里的开销也大，还得想办法省！”

内务府只管支应宫廷的用度，说内务府还要节省，等于要求宫廷支用，还要撙节。慈禧太后已不止一次听得安德海报告，说长春宫向内务府要东西要钱，恭王难得有痛痛快快拨付的时候。她虽也知道，恭王不是肃顺，并非有意跟她为难，但是，他也并不见得如何尊崇太后！

最使她耿耿于怀的是，上个月里，有个名叫贾铎的御史，上了个折子，说风闻有太监演戏，一赏千金，并且用库存的绸缎，裁制戏衣，请速行禁止，以期防微杜渐。这是哪里话？自从国丧孝服满了，每月初一十五在漱芳斋唱唱戏是有的，何至于“一赏千金”？既然演戏，就得要行头，不能再像道光年间那样，戏台上不管帝王将相，还是才子佳人，都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行头，身上东一片，西一片，满台摇晃，简直就是花子打架，那又何必唱戏？因此，慈禧太后觉得贾铎是吹毛求疵，非常不满，但恭王却回护着他，不能不下个否认的批谕。

这些回忆加在一起，愈觉恭王刚才说的话刺耳。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，那份不快很容易淹没，对恭王的芥蒂也不难容忍，所以还附和着他说：“是啊，该省的一定要省。大乱一平，那就要‘百废俱举’了，处处都要花钱。而况捻匪还在闹，军费也少不了的。”

听得慈禧太后如此明理，军机大臣们无不心悦诚服。退出养心殿后，又到军机处集议，把曾国荃的原奏，重新细细研究，得出一个相同的看法：曾军围城已久，粮道久绝，城内饿死的人，不知其数，却拚死顽抗，斗志不衰。而曾军在炎暑烈日下，围攻四十余日，死亡枕藉，艰苦万状，则一破城以后，必然是一场穷砍猛杀的恶斗，地方糜烂，难以善后。

因此，这个捷报对执掌国柄的军机大臣来说，真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但无



论如何,这是开国以来第一场大征伐,也是第一场大功勋。乾隆朝的“十全武功”,固然瞠乎其后,就是康熙朝的平三藩之乱,论规模、论艰难,也都不如。戡平这场大乱,自然要数曾国藩的功劳第一,真值得封一个王。可是没有人肯作此倡议。

这时外面也已经得到消息了,起初还将信将疑,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退值回家,纷纷都来打听,正式证实有此捷报,于是奔走相告,传遍九城。这天晚上从王公府第到蓬门筚窳,在纳凉闲谈时,无不以此作为话题。

当然,对此捷报的想法,因人而异。流寓在京的江南人,念切桑梓,自然欣喜若狂。再有是兵部和户部的司官,特别兴奋。功成行赏,六部中兵部的司官,直接参与军务,升官一定有望。户部的司官和书办,则可以发财,军务结束,要办报销,江南大营的老账,且不去算它,光是曾国藩弟兄经手的军费,何止数千万两。不管这些军费来自何处?总要奏销奉准,才可卸除责任,那时要好好讲它个斤头。

自然也有些比较冷静,同时了解战局的人,觉得总要等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,出面奏捷,胜局始定。而且就算江宁完全克复,大江南北,还有数十万洪军,江西和皖南,局势仍然吃紧。浙江湖州,亦久攻未复,则虽得一江宁,洪军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,何况江宁外围,像下关等处驻屯的洪军,也仍有反扑的机会,这样一打滥仗,局势如何演变,也真难逆料。

在兴奋焦灼的心情中,等到月底,曾国藩的捷报终于到了。出人意料的是,领衔的不是一手料理军务,主持全盘战局的曾国藩,而是坐镇长江上游,因为倚任胡林翼而得克保富贵的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。曾国荃拚命争功,而他的长兄则刻意谦让,这两兄弟的性情,何以如此大异其趣,一时都不免困惑。

金陵血战

由官曾会銜的奏折中和折差所谈,京中知道了当时克复江宁的详情。自龙膊子掘地道,轰出太平门二十余丈的倒口,是李臣典的倡议,而且就由他在“地保城”与江宁城上,清军与洪军炮火互轰、昼夜不绝的苦战中,加紧开挖。到六月十五,地道完工,随即填上六百多袋火药。这天早晨,“忠王”李秀成,还抽调了一批死士,出城猛扑,湘军几乎支持不住,功败垂成。

第二天,也就是六月十六,在直射的烈日之下,引发了药线。事先由曾国荃召集部下诸将,征询志愿,排定冲锋的序列。原籍贵州黎平的朱洪章打头阵,第一队从倒口冲上去,“忠王”李秀成亲自领兵拦截,四百多人,全数阵亡。等前仆后继的第二队两千多人,一鼓作气冲了上去,才算站住脚,于是后队续上,分成三路,中路猛冲,左右两路绕城抄袭后路,洪军始有崩溃之势。

血战到夜,只见各处伪王府,纷纷起火,据说“幼主”洪福相阖门自焚,而“忠王”李秀成却是被擒了。

曾国藩所开的立功将领名单,李臣典第一,他不在“先登九将”之列,只以挖掘地道成功,为大胜的关键所在,因而论功居首。其次是萧孚泗,因为李秀成是他部下抓住的。至于首先登城,首先入“天王府”并摘获洪秀全次兄洪仁达的朱洪章,列名第四。

这个捷报一传,又一次震撼了九城。不但江宁尽归掌握,洪福相焚死,李秀成被擒,大江南北的洪军虽多,失却凭依,不战自溃,是这样才可以说一句洪杨已平,必无后患。

于是许多寄寓京师,有家难归的江南人,记起陆游“家祭毋忘告乃翁”的诗,特为设祭,焚香祝告。宫内也是如此,当捷奏递到的那一刻,两宫太后所决定的第一件事,就是派醇王奕譞,恭诣文宗陵寝,申告其事。

第二天七月初一,王公亲贵,一品以上的大臣,进宫叩贺,各递如意。然后就要论功行赏了。恭王与军机大臣已经密议了好几次,用本朝从无文臣封王封公的先例为理由,封曾国藩为一等侯,锡以佳名,号为“毅勇”,这却又不像文臣的称号了。

曾国荃的爵位次一等,封为威毅伯,李臣典是一等子爵,萧孚泗是一等男爵。此一役中,获“五等封”的,就只这侯、伯、子、男四个人。曾国藩的侯爵“世袭罔



替”，其余的都是及身而止。李臣典甚至一天的“爵爷”都没有当过，恩封诏旨到日，他已经在七月初二病故了。

此外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，普加异数，官文和李鸿章也封了伯爵，独独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楨，不在其内，因为浙赣两地，尚未敕平，封赏不能不缓。但有江宁克复的煌煌恩典在，左宗棠和沈葆楨自然会格外奋勉。这是朝廷一番策励的深心。自然，京内军机大臣，军机章京，各衙门有功的人员，亦都论功行赏。大致说来，赏得其平，人心大悦。但朱洪章仅得五等封外的一个骑都尉，颇有人为他不平，认为曾国荃因为他不是湘军将领而有意歧视，李臣典的那个子爵，得来未免容易。

过不多久，曾国藩从安庆到江宁亲自视察以后，奏报络绎，详情愈明，同时也有许多人从前方到京，细谈起来，连萧孚泗的那个男爵，封得也叫人不服。他的得膺上赏，是为了生擒李秀成的缘故，但不是力战屈人，只不过李秀成逃到山上破庙里，为乡民掩护藏匿，他以随身所携珠宝作酬谢，不料另有一批乡民，见利相争，结果李秀成倒霉，被捆送到官军营里，这一营正是萧孚泗的部下。所谓“生擒”的真相是如此。

另有许多人相信这一个说法，曾国荃的厚爱萧孚泗，别有缘故。当城破之时，首先冲入的朱洪章，由中路直攻“天王府”，生擒洪仁达，其时已将黄昏，朱洪章进府搜杀，封闭府库，紧闭辕门，派两营兵守护，等待曾国荃来处理。随后，萧孚泗便来接防，这一夜工夫，把“天王府”中所积聚的财货，搜劫一空，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不知如何，一把火起，“天王府”烧得干干净净。因为萧孚泗对曾九帅有这番大功劳，所以借生擒伪“忠王”为名，奏报时列名在第二，恰好轮到一個男爵。

这些话虽言之凿凿，到底是道路传闻，可能出于妒嫉曾国荃勋业的有意中伤，但不久有曾国藩的一个奏折，似乎证实了道听途说，不为虚言。

他的奏折上说：

“历年以来，中外纷传，逆贼之富，金银如海，乃克复老巢，而全无货财，实出预计之外。目下筹办善后事宜，需银甚急，为款甚巨，如抚恤灾民，修理城垣驻防满营，皆善后之大端。其余百绪繁兴，左支右绌，欣喜之余，翻增焦灼。”

恭王看到这个奏折，大为不悦，而且也像曾国藩那样，“翻增焦灼”。慈禧太后曾经提醒过他，大乱一平，百废俱举，要早早准备款项，而他想把接收而得的财货，用于办理善后的打算，如今是完全落空了！

不过，恭王在眼前还没有工夫去追究这一层。在同一个折子中，曾国藩奏报了“洪秀全、李秀成二贼酋分别处治”的情形。洪秀全的尸体，在“天王府”的一个假山洞中发现，经曾国藩亲自检验后焚毁，李秀成，则在七月初六黄昏处决。上谕

原命戮洪秀全的尸“传首东南”，李秀成则解到京城行“献俘礼”，曾国藩都未照办。还有‘伪幼主洪福薤查无实在下落’，尤其不能令人安心，不得不拿曾国藩抄送军机处的，李秀成的供词来好好研究一下

为了天气太热，也为了格外保密，恭王把军机大臣们邀到他的别墅“鉴园”去小饮，传观李秀成的供词，一共一百三十页，两万八千多字，颇花了一些时间，可是这还不是供词的全部。

曾国藩到江宁，曾亲自提审李秀成一次，随后便委交他的幕僚主审。而实际上所谓审问，只是让李秀成在“站笼”中书写亲供，从六月二十七写到七月初六，也不知写了多少字？写完就送了命。因为李秀成几乎是洪军中惟一能得到百姓同情的一个人，为了他的被俘，江宁乡民甚至于捉了萧孚泗的一个亲兵去杀掉，仿佛是要为他报仇似的。同时，李秀成虽然已成“笼”中之囚，而洪军将领见了，依然长跪请安，曾国藩“闻此二端，恶其民心之未去，党羽之尚坚”，怕解到京师的迢迢长途，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未遵朝命，就地正法。

就因为如此，李秀成的供词，便显得特别重要，洪福枬的脱逃，在供词中就有详细的透露。城破之日，李秀成奉“幼主”，偕诸王眷属，在数千死士护卫之下，准备突围。由于江宁九门都有湘军把守，不得已暂且隐藏，到了夜半，剥下阵亡清军的制服，全体改装，由太平门倒口冲出。李秀成以他的一匹骏马，供“幼主”乘骑，自己骑了一匹不良于行的劣马，竟致落后被俘。

这当然情真事确，但此外可信的有多少呢？供词的抄本，曾经曾国藩删节，特别是最后一段，李秀成自言，他可以只手收齐长江南北两岸数十万洪军投降清朝。收齐部众后，正蔓延于中原的捻匪，可以举手而平。又说“招降事宜有十要”，洪秀全有“十误”，这“十要”和“十误”是什么？鉴园的主宾都不知道，因为已“全归删节”了。

“何必如此？”恭王摇着头说，“莫非有什么碍语？”

“诸公请听此一段。”宝澂大声念着李秀成的供词：“‘李巡抚有上海，关税重、钱多，故招鬼兵与我交战。’”

这是指李鸿章用上海的关税，招募洋人戈登·华尔的“常胜军”而言。在座的人都隐约听说过，上海的关税是李鸿章的一大利藪，现在从敌人口中得到证实。由此来看，李秀成的供词，另有一种可借以考察东南统兵大臣的作用，便越发需要阅看全文了。

于是在席间商定，用谕旨饬知曾国藩两事，一是补送李秀成原供删节的部分，再是查询洪福薤的实在下落。

“李秀成既已伏法，洪福枬一个乳臭小儿，不足为患。”文祥的思考，一向比较



深远，此时提出了一个极现实的顾虑，“大乱将次戡平，用不了这么多兵力，湘军如果不裁，不但坐糜粮饷，而且各处散兵游勇，势将骚扰地方，须早自为计。”

在座的人，都以他的话为然，惟有李棠阶例外。“不要紧！”他说，“我料定不必朝廷有何指示，曾涤生自己就会有处置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恭王像是被提醒了什么，双目灼灼地看着李棠阶说，“你早年跟曾涤生是讲学的朋友，对于曾氏弟兄，知之甚深。曾老九这个人，到底怎么样？”

话题就这样轻轻一转，到了曾国荃身上。李棠阶回忆着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徐徐答道：“曾沅甫那时只有十八九岁，在他老兄京寓中住了不到两年，功名之士的底子，与他老兄的方正谨饬，根本是两路。不过曾涤生的品鉴人物，确有独到的眼光。我记得他送沅甫回湖南，有两句诗：‘辰君平正午君奇，屈指老沅真白眉’，辰君、午君是指他另外两个兄弟，国潢和国华，沅甫如今建此殊勋，真是他曾家的‘白眉’。不过，可惜了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李棠阶摇头叹息：“百世勋名，都为伪‘王府’一把火烧得大打折扣了！”

这一说，正触及恭王不满曾国荃的地方，顿时把一双长眉皱紧了。

大家都不做声，论人的操守，发言要慎重含蓄，只有宝澂是个欠深沉的人，大声说道：“是啊，这些日子南方有人来，说得可热闹啦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不但曾老九，湘军人人都发了大财。伪‘王府’，无不烧得干干净净，只有陈玉成的‘英王府’因为空着，没有烧。”宝澂又说，“就算全烧了，多少也剩下一点儿，‘金银如海’，一下子化为乌有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。”

“奇就奇在这儿。到底是烧掉的呢，还是叫人劫走了？似乎不能不追究一下。”

“怎么是烧掉的？真金不怕火烧！”

持重的文祥作恕词：“也许是逃走的那些个‘王’，自己带走了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！”宝澂使劲摇着头说，“仓卒之间，哪带得完？没有看见李秀成的供词，他逃命都是骑的一匹劣马，可以想见骡马极少。凭手提肩挑，能走得多少？”

这样一分析，除非承认“王府”原就一无所有，否则就不能不坐实了曾国荃一军破江宁以后，搜括一空。而江宁被围四十几天，交通断绝，“王府”的财货无从私运出城，然则怎会“原就一无所有”？

“唉！”恭王重重地叹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走了两步，倏地住脚，满脸懊恼地说，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？如果国库充裕，也就算了，偏偏又穷得这个样子，大乱戡平竟无以善其后，咱们对上对下，怎么交代？”

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烦恼,然而不免对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,有自寻烦恼的感想。这也怪不得他。以宣宗的爱子,为先帝的同乳,其间虽有猜嫌,而清议认为他是受屈的一方。三年前的一场政变,对社稷而言,正统不堕,有旋乾转坤之功。这三年来,敬老尊贤,严明纲纪,而信任曾国藩,比起肃顺来有过之无不及。就因为有此一份魄力,内外配合,各尽其善,得收大功,这是恭王的人所难及的机会与长处。

然而天潢贵胄,不管天资如何卓绝,阅历到底非可强致,这倒不关乎年龄,在于地位和见闻。他的地位无法接触到末秩微禄的官吏,他的见闻限于京畿以内的风土人情。因此,他用着曾国藩的眼光来看曾国荃,便构成了绝大的错误。

除了恭王以外,在座的人都觉得李棠阶指曾国荃为“功名之士”,是个相当含蓄的好说法。因为,不便说他所学的是五代的藩镇,打胜仗只为占城池,占城池只为封官库,封了官库,然后借故回乡,求田问舍。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,早在咸丰九年,曾国荃在家乡构建大宅,前有辕门,内有戏台,搞不清他是总督衙门,还是王府?这个荒谬的笑话,恭王应该知道。李鸿章看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,卖曾国荃的交情,既克常州,按兵不动,让“老九”独成复金陵之功,好为所欲为,这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,恭王更应该知道。然则看了“宋史”和“十国春秋”上的记载,以为曾国荃克金陵,会像曹彬下江南,收金陵那样,躬自勒兵守宫门,严申军纪,秋毫无犯,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遗,自金银珠宝到古玩书画,尽行捆载而北,悉数点交内府。那不是太天真了吗?

这些想法自然不便说出口,那就只有解劝了。只苦于不易措词,说是百战艰难,说是不世勋名,都可以作为恕词,但有曾国荃的那位老兄,摆在一起,相形之下,反显得曾老九的不可恕。因此,所有的劝慰,都成了不着边际的闲话,谈得倦了,纷纷告辞。

只有宝澂留了下来,换了一个地方陪恭王消磨长日。那是竹荫深处,做成茅屋似的一个书斋。彼此脱略形迹,科头短衣,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头侍奉之下,随意闲谈,从宫闱到市井,想到什么便说什么,不用修词,也不用顾忌。

这一天谈的,比较算是正经话,话题依然是在恭王的烦恼上,国库支绌,而曾国藩要钱办善后。

宝澂到底比恭王的阅历要深些:“理他那些话干什么?曾涤生说伪‘王府’一文不名,也不过替他那位老弟,作一番掩耳盗铃的说词而已!”宝澂以户部尚书的地位又说:“你以为他真会到我这儿来要钱吗?不会!曾涤生的理学,不是倭艮峰的理学。他是胸有丘壑,是绝大经济的人,打了这么多年仗,要兵要饷,还不是他自己想办法!如今办善后,本该借助于地方的,难道他倒非要朝廷拨款,才会动